



「浴火重生」

「浴火重生——巴黎聖母院增強現實沉浸式展覽」正在西九文化區藝術公園舉行。該展覽通過沉浸式增強現實（AR）技術結合珍貴文物，還原巴黎聖母院自十二世紀始建、至今已八百多年的歷史變遷，以及二〇一九年遭遇大火後的修復過程。

圖為觀眾用增強現實設備欣賞聖母院著名的「玫瑰花窗」投影。

中新社

市井萬象



陋室藏寶

接受天津一家媒體採訪，談到旅遊，問我喜歡天津哪些景點，我說，古文化街、五大道、意式風情街都喜歡，最喜歡古文化街，每次去都打卡。又覺得這樣回答不能準確表達，便說，到了天津，即使不去逛景點，只沿着海河走一走，便不虛此行了。海河穿城而過，兩岸的建築與城市風情，已足顯魅力。

類似的體驗不止在天津。去重慶時，我並沒在意有什麼好玩的景點，走在高高低低的街道，徜徉在長江和嘉陵江邊，就已心滿意足。又比如去江南，粉牆黛瓦的民居，小橋流水的街景，甚至滬寧線兩側的湖汊、溪流，綠油油的青菜地、金燦燦的油菜花，已令我心曠神怡，不比那些遊人如織的古剎園林遜色。這樣的地方，已修得鑽石黃金的品質。景點之於它們，乃錦上添花。

相反，大多數地方不是這樣，要仰仗風景名勝吸人眼球。以至於，不少遊客記得去過哪些景點，卻往往忘記景點所在地的名字。我少年時看過一部惠安女題材的電影，就很想去看看現實中的這個族群，前幾年終於如願以償。但奇怪的是，和人談起時，我卻怎麼也想起那個惠安生活的小鎮叫什麼名字了。如果不是因為惠安，我也不可能跨越幾乎整個中國去那兒旅行——印象中，那個沿海小鎮有座碼頭，與家鄉渤海灣的碼頭特別相似，而那裏的海灘，居然以「南方的北戴河」之名招徠遊客，豈止，

北戴河離我家鄉近在咫尺。不少城市同質化厲害，若沒有一兩個值得一看的景點，的確沒什麼意思。這就是，為什麼有的城市會成為旅遊城市，而更多的城市卻與旅遊毫不沾邊的緣故。除非這個城市能超越景點帶來的榮耀。我沒去過香港，假如我去香港，我絕不會在乎景點，「去過」香港，這本身就是個亮點。

這就有點像——見到了明星、名人或是仰慕的偶像，能得到一個簽名，拍一張合影，便已求之不得，怎麼會苛求他哪部電影好、哪首歌吸引人、哪本小說寫得好呢。也更像是，能與愛慕的人在一起，眼前已是霞光萬道，又怎麼會在乎她穿了什麼衣服，是濃妝還是素顏？

這世上，有的人很驚艷，光彩照人，魅力十足；有的人毫不打眼，其貌不揚。前者，容易讓我們忽略他或她的內涵，即使能認識，或是能見面、聊幾句家常，就已心曠神怡。而後者，要和他或她相處得有意思，須要努力發現他的閃光點，感受他的修養、學識和智慧。當然，不是說前者就是「蠟像」、「花瓶」，只是外在的光環過於亮眼，足令人賞心悅目。而生活中，我們接觸的人，多是「相貌平平」、名不見經傳的普通人，但其實每個人都有自身的「景點」，猶如千年石窟之於荒山野嶺，名人故居之於一個偏僻的村莊，令我們這些「遊客」趨之若鶩。

作為一個普通人，我自然屬於後者。所以，我一直努力製造自身的「景點」，我希望靠我的智慧和勞動，成為一個與眾不同的人，有思想，有內涵，有一技之長，如同陋室藏寶。



如是我見 姚文冬

徵稿啟事

維港灣畔輕柔的海風，太平山下璀璨的燈火，茶餐廳裏地道的港味，遠郊離島淳樸的民風，凡此種種，交織成一個香港初印象。然，就像一千個讀者眼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，每個人對香港的認知和體悟也不盡相同。

「大公園」開設「我心中的香港」欄目，面向海內外徵文，歡迎各位讀者書寫屬於自己的香港印象。文章語言、風格、形式不限；每篇不超過兩千字；所有來稿需為原創首發。

投稿郵箱為：takungpage1902@gmail.com，請註明「我心中的香港」欄目。徵文活動截止日期為：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。



香港十年情



我心中的香港 馮進

小時候，香港是小說、電影、電視、流行歌曲裏那個神秘的地方，也許代表現代、時尚和新潮，但也讓人覺得遙遠、陌生，甚至有一點可怕。我第一次有幸旅行到香港不過是十年前的二〇一四年，那時我從內地到美國高校讀書、教書已經二十年了。當年十二月去香港大學參加學術會議，第一次窺見多年想像面紗下的香港「廬山真面目」。此後十年我基本每兩年赴港一次，除了二〇二〇至二〇二二年疫情期間不方便走動。而一旦疫情好轉，二〇二二年十二月內地放開旅行，我出訪的境外第一站就是香港。從二〇二三年一月到二〇二四年六月，趁着學術休假的便利，我更是一年半內去了香港三次。

盤點我和香港的十年之緣，發現每次赴港的起因都是學術交流所需。但一旦落地，公務之外，體驗當地的風土人情、衣食住行，收穫又遠遠超過短短幾天的有限日程。在港的高校從香港大學、中文大學、科技大學、嶺南大學到浸會大學，我都拜訪過，有時因為參加學術會議，有時去調研、訪談、報告、交流。每次除了老友重逢，也結識新同行、新朋友。徜徉學海，知性的衝擊固然令人沉醉，但同樣讓我難以忘懷的還有新老朋友的热情招待。國際學術會議的東道主神通廣大，各項安排無微不至，令人感念。他們無意間展露的校園文化更是引人入勝。記得二〇一四年十二月，從嚴寒的美國中西部小鎮飛到了溫暖的香港。參會

港大，每日在高低低的山坡上來回。會議間隙，欣賞戶外綠植，看看校園牆上學生張貼的圖文，曬曬太陽，好不愜意。後來才知香港高校大多依山而築，風景如畫，但每日上坡、下坡，對師生的體力也是個考驗。而各校除了共性，也各有個性，各有歷史傳承和打卡景點。至今記得中大的「海天一色」，科大的玻璃長廊，嶺南附近的黃金海岸美景，浸大周邊的九龍塘風情。

行走在張愛玲、許地山、蕭紅、魯迅曾經到過的地方，無形中和中國現代的文學與歷史產生了脈脈勾連。即便不了解昔年文人墨客留居香港的雪泥鴻爪，當代香港的人間煙火也自有蠱惑人心的魔力。我算不上香港的資深遊客，但曾沉醉於西港的古色古香，宛如走入電影《花樣年華》中的世界。曾在海洋公園坐過山車，在

「激流勇進」途中興奮尖叫。也曾到屏山訪古尋舊，在宗祠、老宅之間流連忘返。疫情之後，又重訪維多利亞灣，在「1881」和九龍塘公園獲得心靈的休憩。讓我念念不忘的還有日日行走街頭普通民眾。香港人口密集，但管理完善，忙而不亂。我碰到的高校行政人員，酒店、餐館、商店的服務員，計程車和公交車司機，個個都敬業友善，服務周到。問路街頭，哪怕有時語言不通，人們臉上的熱情笑容也讓我感到溫暖。在瞬息萬變，災難重重的現世間，最寶貴的歸根結底是人與人之間的善意相待。

我只是香港的匆匆過客，對香港的印象也只能是浮光掠影，可能無法深入體驗在地民眾深層的悲歡離合。但我心中的香港是那朵最美的玫瑰，願它越開越好，永不凋零。



香港中文大學合一亭景色。

哲理禪味俱足的東山寺名聯(下)



文化經緯 招祥麒

東山寺門外的上聯「果有因，因有果，有果有因，種甚因，得甚果」，探討因果律的普遍性和必然性。「果有因，因有果」簡潔而深刻地揭示宇宙間一切事物發展的基本規律。在佛教中，因果律被視為宇宙間最根本的法則之一，它認為一切現象都不是孤立存在的，而是由一定的原因和條件所決定，並產生相應的結果。「有果有因」，進一步強調因果之間的相互依存和不可分割性。它告訴我們，每一個結果都是前一個或多個原因的直接或間接產物；同時，這個結果又可能成為後續事件的原因，如此循環往復，構成宇宙間錯綜複雜的因果關係網。「種甚因，得甚果」，則揭示因果關係的具體性和差異性。它告訴我們，不同的原因會產生不同的結果；同樣地，想要得到某種特定的結果，就必須種下與之相應的因。這既是對個人行為的警示，即要慎重選擇自己的言行舉止，也是對人生

規劃的啟示，即要明確自己的目標和方向，並為之付出努力。

下聯「心即佛，佛即心，即心即佛，欲求佛，先求心」，承上而轉說佛教的心性論。「心即佛，佛即心」，直接指出心性與佛性的內在聯繫和同一性。在佛教看來，佛性是人人本具的清淨無染、智慧圓滿的本性；而心性則是人的內心世界和精神狀態。這兩者本質上是同一的，只是由於眾生被妄想執著所遮蔽，才無法顯現其本具的佛性。因此，通過修行去去除妄想執著，就能使心性回歸其本原——佛性。「即心即佛」，進一步強調心性修行在佛教修行中的核心地位。它告訴我們，修行不是外在的尋求或崇拜，而是內在的淨化和覺悟。當我們能夠洞察自己內心的真相、認識到自己與佛性的同一性時，才能真正地實現自我超越和心靈解脫。

「欲求佛，先求心」，則具體指出修行佛法的正確途徑。它告訴我們，在追求成佛的道路上，首先要從內心的淨化和覺悟入手。這包括去除貪嗔痴等煩惱、培養慈悲喜捨等善根、修習禪定智慧等法門。只有當我們能夠

讓自己的心靈變得純淨、光明、智慧時，才能逐漸接近並最終成就佛果。

本聯以精煉的語言和深刻的哲理，將因果律與心性論有機地結合在一起，不僅展示因果律的普遍性和心性論的深刻性，還體現佛教修行中內外兼修、心行合一的精神。它啟示人們要正視自己的言行舉止，積極種善因、結善果；同時也要注重內心的修行，通過去除妄想執著，實現心靈的淨化和覺悟。這樣的生活態度不僅有助個人的成長和進步，也有助社會的和諧與穩定。

楹聯作為一種短小精悍的文學形式，要求語言精煉、言簡意賅。本聯於此尤為出色。它以極少的字數表達了豐富的思想內容，每一個字都經過精心挑選和搭配，形成既富有哲理又易於傳誦的佳作。而在平仄、節奏等方面處理得恰恰到好處，讀起來琅琅上口，富有音樂美。在上下聯的詞性、結構等方面做到嚴格的對應，如「果有因」與「心即佛」、「因有果」與「佛即心」等，不僅在字數上相等，在詞性和結構上也相互呼應，形成鮮明的對比和統一。

歌憶蘇軾

蘇軾離開我們已有九百六十餘年，我們依然在追憶他，仍在懷念他。去年問世的現代舞詩劇《詩憶蘇軾》（沈偉執導），用詩詞、舞蹈、音樂、繪畫、書法、雕塑、武術等多種藝術形式回憶蘇軾，追述他的豐富而璀璨的人生，讓我們進入這位宋代文學大家的精神世界。

觀罷有感，不禁想用「歌」來回憶蘇軾。

作為詩人詞人，蘇軾自然愛吟詩、念詞，而不太為我們注意的是，他十分喜愛歌詩、唱詞，也即放開嗓子把詩詞唱出來，他也特愛聽別人奏琴、唱歌，用現代話來說，蘇軾是個地道的音樂愛好者。

東坡先生有一對敏感的耳朵，易感受琴音和歌聲。

有一年在杭州的一個晚宴上，華燈初上，他忽然聽到了歌聲，忙問：「《水調》誰家唱？」歌聲令他注意到四周「夜闌風靜」，一江明月有如碧色的琉璃。

一次觀賞唐代山水畫家李思訓的《長江絕島圖》，只見「山蒼蒼，水茫茫，有船隻從遠處徐徐駛來，東坡居然聽見船歌聲，問

道：「客舟何處來？棹歌中聲聲抑揚。」每次舊地重遊，緬懷舊友，常有歌聲在耳畔蕩漾。一年在丹陽，他感慨：「故人不見，舊曲重聞」；另一年在鎮江，回顧往昔的悲歡離合，不禁感嘆「記得歌時，不記歸時節」。

蘇軾不僅詠唱，而且會「吟嘯」。吟嘯，即高聲吟唱。他一生櫛風沐雨，曾被多次貶逐，先後謫居黃州、惠州和儋州。那年在黃州，有一天與人道中遇雨，「同行皆狼狽，余獨不覺」，對自己說：「莫聽穿林打葉聲，何妨吟嘯且徐行」。他穿着草鞋，拄着拐杖，鎮定自若，邁步向前，問道：「誰怕？」他一生就是披着蓑衣任憑風吹雨打走過來的。這在風雨中的吟嘯徐行不就展現了他曠達樂觀的人生態度、隨遇而安的坦蕩胸懷和履險如夷的剛強性格嗎？

吟嘯，不是喊叫，不是沒有樂音和韻律。東坡先生不是音盲，他具有真切的樂感和節奏感，具有為典雅的琴曲譜上美妙歌詞的才能。歐陽修寫有著名《醉翁亭記》一文和《醉翁吟》一詞，藝人沈遵為此詞譜了琴曲《醉翁操》，曲調流暢優美，「知琴者以為絕倫」，但東坡認為醉翁詞與琴曲音樂不合，不能相得

益彰，於是接受「特妙於琴」的道人崔閒的建議，自己為這首琴曲重新寫了歌詞，與曲調相諧，且富有韻味，又能以景寓情，動人心魄，把醉翁吟嘯聲、琴曲聲與大自然的天籟之音美妙地融合在一起。蘇軾擅長寫歌行體詩詞，用長短不一、錯落有致、音節鏗鏘的詞句寫出起伏跌宕的氣勢，抒發自己內心的思想感情。後人評價《醉翁操》一詞說：「調與琴協，又有歐陽公之流風餘韻」，「清絕，高絕，不許俗人問津」。

琴與詩，詩與琴，兩者關係緊密。蘇軾在《琴詩》中寫道：「若言琴上有琴聲，放在匣中何不鳴？若言聲在指頭上，何不於君指上聽？」他寓哲理於形象之中，指出琴與手指間的辯證關係，實際上也說明詩詞與音樂之間不可分割的緣分。

蘇軾特別關注詩詞的詠唱問題。他羨慕歐陽修詩文被長期廣泛傳誦，一聽到有人還在唱歐陽公四十年前寫的《木蘭花令》，就激動賦詩，感慨「佳人猶唱醉翁詞，四十三年如電抹」。一旦聽到別人唱自己的詩詞，他就感到格外怡悅如意。有一年中秋之夕，他與友人們攜一位袁姓歌女共登金山山頂，只見天空一

碧無際，月色如畫，江上碧波蕩漾。歌手喜見大詩人就在自己身旁，便引吭高歌《水調歌頭》：「明月幾時有？把酒問青天……但願人長久，千里共嬋娟。」唱得回腸蕩氣，沁人肺腑。歌罷，東坡先生翩然起舞，高興地說：「此便是神仙矣！」

蘇軾散文作品的字裏行間也常洋溢着詩情畫意，《赤壁賦》一開始就以琴音和歌聲扣人心弦：蘇子與客泛舟遊於赤壁之下，誦《明月》之詩，歌《窈窕》之章，於是飲酒樂甚，扣舷而歌之。接着，客有吹洞簫者，倚歌而和之，「其聲嗚嗚然，如怨如慕，如泣如訴。餘音裊裊，不絕如縷……」他自己就完全陶醉在這淒清婉轉的簫聲中。

文章最後寫道：「天地之間，物各有主，苟非吾之所有，雖一毫而莫取。惟江上之清風，與山間之明月，耳得之而為聲，目遇之而成色，取之無禁，用之不竭，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，而吾與之共之。」

讓我們詩憶蘇軾，歌憶蘇軾，像東坡先生一樣，不論是順境或逆境，永遠享受清風明月，欣賞琴音歌聲，感受人類世界賜予我們的文采光明。



自由談 陳安